

# 浅谈《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雷神

魏晓虹

**摘要:**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雷神故事,表现出我国古代雷神崇拜的民俗以及雷神故事的道教渊源,彰显其神道设教的创作目的。纪昀借雷神这一民间话语,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正统思想,以期有助于社会安定,人心归善。纪昀对社会道德沦丧感触颇深,以“神道设教”以示劝惩,他看到纲常大坏,世风日下,欲以此补充道德法律、文明教化之不足,以期使人远恶向善,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纪昀写的雷神故事是让人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行终有恶报的观念。这些故事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虽然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

**关键词:**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雷神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2-0080-06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所作的笔记小说,故事内容丰富多彩,既写世态人情,又写神鬼狐魅。其中有多则笔记涉及雷神,表现出我国古代雷神崇拜的民俗。雷神崇拜作为一种扎根于民间的文化,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民众基础,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雷公电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位天神,他们爱管人间不平之事,那些做了不可饶恕的坏事的恶人妖魅,就会遭到雷劈,这是最迅速最严厉的惩处。雷神在人们的观念中有主持正义、惩罚恶人的职能。雷神崇拜是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延续,有一定的道教渊源。

## 一、我国古代雷神崇拜

雷神崇拜是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延续。自然界的电闪雷鸣,给先民带来极大的恐怖感觉。《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描绘这种景象:“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类充满了敬畏之情,认为这种力量的主宰者,有至高无上的灵性,并能主宰人的命运。因此在不能征服和认识自然界万物时,只好把它们看作是生命力的神灵加以顶礼膜拜。人们把雷和天结合起来,认为打雷是上天发怒,上

天用雷来惩罚人间的罪恶,被雷击中就是天罚。

在古人看来,雷电能够兴风作雨,而且声震寰宇,光耀大地,具有无上的威严。在古希腊神话中,最高天神宙斯也掌管雷电。据现存的文字资料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专职的雷神。《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sup>①</sup>我国各民族对雷神都有不同的文化传说。雷神左手持鼓,右手持椎,击鼓隆隆,便为打雷,能击杀人。民间有雷神庙,是原始人对自然神崇拜的文化遗存。

古代阴阳家认为天人交感,人事不善,天帝就会以灾害和变异加以警戒。自然界的灾异表示天对人的惩罚。雷神惩罚恶人的观念继续发展深化。大自然有喜怒哀乐,有感情,有道德。自然的灾变怪异是天发怒的结果。人们把自然拟人化,雷公电母立在云端,俯瞰下界,如果发现伤天害理之事,立即严惩,这种想象能给人以巨大的震慑。纪昀信奉汉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董仲舒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能感应天。自然界的灾异、祥瑞表示天对人们的惩罚和嘉奖。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说。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报应思想。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轮回之说深入人心,人们更

收稿日期: 2008-01-03

作者简介: 魏晓虹(1964-),女,山西繁峙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sup>①</sup>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117页。

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sup>①</sup>这种观念和雷神崇拜相结合，形成了雷神击恶人的故事模式。

对雷神的崇拜古已有之，但雷神司生司杀故事的大量出现却是北宋的事。北宋时期，道教神霄、清微诸派，崇尚实行雷法，于是雷的功能不仅在于施雨，而且扩大到主天之祸福，持物之权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杀。雷神的职能具有了社会性，雷神能辨别善恶，主持正义，击杀罪人，替天行刑。

随着社会的发展，雷神的职能也不断扩大，而雷神的正义之举也超越了行刑的范围，表现出规劝世人向善的意味，具有劝善惩恶、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能。雷神不仅肩负着道德、法律教育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文明教化的使命。

## 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雷神

纪昀对雷电进行观察、研究，虽然神秘而荒诞，但可以看出他真诚的雷神信仰。《滦阳消夏录》(三)中说：

雷出于地，向于福建白鹤岭上见之。岭高五十里，阴雨时俯视，浓云仅及山半。有气一缕，自云中涌出，直激而上，气之纤末，忽火光迸散，即砰然有声。与火炮全相似。至于击物之雷，则自天而下。<sup>②</sup>

《槐西杂志》(四)中记载：

凡击人之雷，从天而下；击怪之雷，则多横飞，以遁逃追捕故耳。若寻常之雷，则地气郁积，奋而上出。余在福宁度岭，曾于山巅见云中之雷；在准镇遇雨，曾于旷野见出地之雷，皆如烟气上冲，直到天半，其端火光一爆，即訇然有声，与铙炮之发无异，然皆在无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则从无此事。或曰天心仁爱，恐触之者死，语殊未然。人为三才之中，人之聚处则天地气通，通则弗郁，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种牧养，渐成墟落，则地气渐温，亦此义耳。<sup>③</sup>

纪昀对雷电作了种种臆想：在山间雷出于地；击物之雷自天而下；击人之雷从天而下；击怪之雷

多为横飞。旷野有出地之雷，山间有云中之雷，有人之地无此雷，是因为天心仁爱，恐触之者死。纪昀相信“天心”，相信有天神存在。

### (一)《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道德法律的雷神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雷神，是惩处罪恶的执法者，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护者。雷神维护忠孝节义，对违背忠孝节义的恶人与妖魅严惩不贷。纪昀写了许多雷神的故事，是对读者的伦理教育。纪昀把雷神描绘成惩恶扬善的化身，雷神的故事主要从因果报应方面加以解说。

#### 1. 雷击奸佞

奸佞之臣祸国殃民，但又身居高位，人民对之深恶痛绝，于是设想出奸佞遭雷击的故事，《滦阳消夏录》(一)中有雷击魏忠贤的故事：

乾隆初，县学中忽雷霆击格，旋绕文庙，电光激射，如掣赤练，入殿门复返者十余度。训导王著起曰：“是必有异。”冒雨入视，见大蜈蚣伏先师神位上。钳出掷阶前，霹雳一声，蜈蚣死而天霁。验其背上，有朱书魏忠贤字。是说也，余则信之。<sup>④</sup>

宦官魏忠贤作恶多端，幻化成大蜈蚣伏在圣人的神位上寻求保护，但被人钳出，“霹雳一声，蜈蚣死而天霁。”恶人即使是幻化为蜈蚣，也难逃雷神的惩罚。雷电的发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人们常常把雷神当作主持人间正义、除暴安良的善神。雷公惩恶之后，还会在其尸体上留下文字，表明原因。这种故事模式在小说中常见。洪迈的《夷坚志》卷5中，所记载的关于李林甫的雷文，则更具有规训的意味。该文共记载了两条关于女子被雷震死于市的故事，皆出于柳子厚的寓言集《龙城录》，其中一条说的是在唐元和元年六月，惠州有一娼女被雷震死于市，其胁下有朱书雷文云：

“李林甫以毒虐弄权，帝命列仙举三震之”。另一则记载的是，宋绍熙元年春，汉阳军阳台有十七岁的蔡氏小女，被雷震死于市，在其背上有十三字“若符篆然”的雷文云：“唐相李林甫七世为娼，今生灭形。”这些雷文表现了民间传说对奸臣的惩罚方式。

#### 2. 雷击不孝之子

“孝”在封建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反映了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而且是封建专

①魏晓虹《〈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复生故事分析》，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2-127页。

②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③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43页。

④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51页。

制统治的思想基础。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始终是孝的倡导者。不孝之子遭到的报应是严厉的。

《滦阳消夏录》(四)中有这样的故事：

乾隆戊辰，河间西门外桥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纸裹，雷火弗(草字头下有一热字)，验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闻信至，见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尝诟谇老母，昨忽萌恶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谏一夜，不从也。”<sup>①</sup>

忽萌毒杀老母之心，便被雷击。这是一则关乎人伦道德、善恶报应的故事，神道设教，惩罚恶人。雷神的惩处极为迅速，萌恶念，市砒霜，立即受到惩罚。雷神处罚不孝之子，还有其他方式。《滦阳消夏录》(一)中

雍正壬子，有宦家之妇，素无勃谿状。突狂电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贯心而入，洞左胁而出，其夫也为雷焰焚烧，背至尻皆焦黑，气息仅属。久之门苏，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背灯掩泪而已，何雷之误中尔耶？”是未知律重主谋，幽明一也。<sup>②</sup>

与母争论了几句便遭雷击，其妇不过“私诉抑郁”，不仅被雷击死，而且还背上了主谋的罪名。侧面反映出男权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女性为丈夫的过错承受报应。纪昀认为主谋判刑重，女性成为丈夫过失的替罪羊。《阅微草堂笔记》在叙事中表现出明显的男权语境，纪昀的女性伦理仍然是男尊女卑的立场。<sup>③</sup>从心理学层面分析，人们崇拜雷神的原因是恐惧，纪昀极力渲染这种恐惧，从而产生一种道德威慑力。

孝是儒家精神的根本观念，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母亲给予的。立身之道，孝之始也。如果对父母都不孝顺，要遭雷祸。纪昀以这种恐怖的惩处方式，来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对于那些相信鬼神的不孝之子，是极具威慑力的。

### 3. 雷击残害妇女的恶魔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子把贞操观念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贞操是男子专为女子设的律例，在封建宗法制度下被强化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纪昀维护封

建道德，对侮辱妇女的恶人深恶痛绝。《如是我闻》(二)中：

陵县一嫠妇，夏夜为盗撬窗入，乘夜睡污之，醒而惊呼，则逸矣。愤恚病卒，竟不得贼之主名。越四载余，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媼合掌诵佛曰：“某妇之冤雪矣。当其呼救之时，吾亲见李十跃墙出，畏其悍而不敢言也。”<sup>④</sup>

这一故事表现出作者的节烈观，正如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寡妇守寡力保贞洁，李十奸污寡妇，对寡妇来说是莫大的灾难，寡妇愤恚病死。这种恶行天理不容，雷公主持正义，震死恶人。

《槐西杂志》(四)记载：

田村一农妇，甚贞静。一日馐饷，有书生遇于野，从乞瓶中水，妇不应，出金一铤投其袖，妇掷且詈。书生惶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无是人，疑其魅也。数日后，其夫外出，阻雨不得归。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归者，入与寝处，草草息灯，遽相嫖戏。忽电光射窗，照见乃向书生，妇恚甚，爪败其面。魅甫跃出窗，闻呦然一声，莫知所往。次早夫归，则门外一猴，脑裂死，如刃所中也。盖妖之媚人，皆因其怀春而媾合，若本无是心，而乘其不意，变幻以败其节，则罪当以与强污等。揆诸神理，自必不容。而较前记竹汀所说事，其报更速。或社公权微不能即断，此遇天神立殛之。抑彼尚未成，此则已玷，可以不请而诛欤？<sup>⑤</sup>

妖魅如果胡作非为，已触犯了天律，就会出现暴雷诛杀之事。竹汀所说事，在《槐西杂志》(四)中：

族侄竹汀言，有农家妇少寡，矢志不嫁，养姑抚子有年矣。一日，华服少年从墙缺窥伺，以为过客误入，詈之去。次日复来，念近村无此少年，土人亦无此华服，心知是魅，持梃驱逐，乃复抛掷砖石，损坏器物。自是日日来，登墙自道相悦意，妇无计，哭诉于社公祠，亦无验。越七八日，白昼晦冥，雷击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绝，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妇，其受殛也固宜。顾必迟久而后应，岂天人一理。事关诛死，亦待

①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68页。

②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6页。

③魏晓虹《〈阅微草堂笔记〉研究的回顾》，《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第71-76页。

④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161页。

⑤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61页。

奏请而后刑，由社公辗转上闻，稍稽时日乎？然匹妇一哭，遽达天听，亦足见孝悌之通神明矣。<sup>①</sup>

妖魅骚扰节妇，何况是贞烈守节、养姑尽孝的寡妇。节妇哭诉于社公，社公汇报雷神。“以妖媚人，已干天律”，雷神执法，劈裂妖魅的古墓。

#### 4. 雷击发不义之财的恶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纪昀维护传统道德，对发不义之财的人，予以道义惩处，借鬼神以行劝谕。《槐西杂志》（四）有这样的故事：

落星石北有渔梁，土人世擅其利，岁时以特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鱼法，用荒花于上流授渍，则下流鱼虾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于网罟，试之良验。因结团焦于上流，日施此术。一日天方午，黑云自龙潭暴涌出，狂风骤雨，雷火赫然，燔其庐为烬，众惧乃止。夫佃渔之法，肇自庖羲，然数罟不入，仁政存焉。绝流而渔，圣人尚恶，况残忍暴殄，聚族而坑哉！千神怒也宜矣。<sup>②</sup>

用毒鱼法谋利，遭到了雷神的惩罚，“雷火赫然，燔其庐为烬”。雷神和龙有关，蒙古族民间甚至认为雷神就是龙。民间传说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雷神是黄帝的大臣雷公所化。黄帝与雷公出游，到一泽边，雷公下车，自往掬水解渴，忽翻入泽底。帝急令人捞救，崖上但闻泽中震声如雷，其人奔起曰：“直没至底，见雷公已化为神，龙身而人颊，自鼓其腹而鸣。”雷神在泽中，所以雷火从龙潭中暴涌出，烧毁贪婪者的房屋，警告那些绝流而渔的人。纪昀的确是一个博学之人，具有超前的思想，他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回应着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本性。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敲诈勒索的医生古有之。《滦阳消夏录》（一）记载，南皮有个外科医生，医术很高明。但暗中使用毒药，勒索重金，如不满足他必死无疑。有一天他的儿子被雷击死了。他杀的人很多，天雷为什么不击杀他而击杀他的儿子，纪昀认为上天惩罚不当。犯罪不到极限，判刑不牵连罪犯的妻子儿女；作恶不到极限，惩罚不牵连作恶者的后代。天雷杀死医生的儿子，是表明作恶会使后嗣遭殃，断子绝孙，子嗣问题是中国封建家庭的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雷神最严

厉的惩罚。

罪恶的人口买卖剥夺了人身自由，会招雷神的惩罚。《滦阳消夏录》（三）中有这样的故事：

戊午夏，余与从兄懋园、坦居读书崔庄三层楼上。开窗四望，数里可睹。时方雷雨，遥见一人自南来，去庄约半里许，忽跪于地，俟云气下垂，幕之不见，俄雷震一声，火光照眼，如咫尺。云已敛而上矣。少顷喧言高川李善人为雷所殛。随众往视，遍身焦黑，乃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书，非篆非籀，非草非隶，点画缴绕，不能辨几字。其人持斋礼佛，无善迹，亦无恶迹，不知为夙业，为隐慝也。其侄李士钦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庄。实无一事，竟冒雨而来，及于此难。”或曰：“是日崔庄大集（崔庄市人交易，以一六日大集，三八日小集。）殆鬼神驱以来，与众见之。”<sup>③</sup>

李善人被雷击，皆有朱书，不能辨认，《道法会元》卷73“天书雷篆”记载，雷击后留下的雷文，其形体“皆非后世市里字形，实及天书云篆，或与籀文蝌蚪鸟迹古文相近。”这种文字只有“博识洽闻之士”或可辨认。<sup>④</sup>由于雷文难以辨认，原因不明，可能是去崔庄进行市人交易。罪恶的人口买卖，招致雷击。

## （二）《笔记》中有关宗教的雷神故事

### 1.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道教雷法

雷神本属天神，道教的多神崇拜直接承袭神道巫风，许多神灵为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教信奉的神祇。雷神就演化为道教的雷神普化天尊。

雷神兴风作雨的自然属性逐渐消退，世人对雷神形象的塑造有典型的人格化倾向。道教沿用了民间对雷神人格化的思路，构想了可供道士召遣役使的雷部诸神系统。《滦阳消夏录》（五）中记载：

俗传张真人厮役皆鬼神，尝与客对谈，司茶者雷神也，客不敬，归而震霆随之，几不免，此齐东语也。忆一日与余同陪祀，将入而遗其朝珠，向余借，余戏曰：“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不遣取？”真人为轸然。然余在福州使院时，老仆魏成，夜夜为祟扰，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与天师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

①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60页。

②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44页。

③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60页。

④李志鸿，林国平《规训与惩罚——雷神崇拜与中国传统社会》，道教学术资讯网站，第12页。

应声而寂。然则狐鬼亦习闻是语也。<sup>①</sup>

纪昀用民间传说和身边的故事说明狐鬼是非常怕雷神的。“雷神本为单一的神，明世演为群体，总称雷部。《封神演义》第九十九回说，雷部正神是闻仲，号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下领二十四员天君，如邓、辛、张、陶等等。雷部是玉皇大帝治下的天神，其职不仅施放雷电、守卫天宫，还奉命击杀妖中有罪者，乃天刑之执行者。因此狐妖获罪，常受雷殛，即如《阅微草堂笔记》卷4所说，‘多婴雷斧’”。<sup>②</sup>道教天师可以役使雷部诸神。

《姑妄听之》(一)中的道士说：“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sup>③</sup>是说掌握五雷法的道士，可以控制狐妖，使其听从役使，这是因为狐妖畏雷的缘故。妖狐怕雷，道士用五雷法役狐，狐变成长八九寸的小人来演戏，为一宵之娱。

《槐西杂志》(三)中讲“交河有姊妹二妓，皆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劾治，趣设坛，牒雷部。狐化为书生…”<sup>④</sup>道士设神坛，告到雷部，请雷部诸神制服妖狐。雷部就是妖狐的执法机关，如果狐媚民女，道士就会“檄尔付雷部！”<sup>⑤</sup>

《槐西杂志》(四)中一道士“至西山极深处，爱其林泉，拟结庵习静。”结果妖魅大作，“道士怒，结坛招雷将。神降，则妖已先遁。”<sup>⑥</sup>道士虽然可以结坛招雷将劾治妖魅，但雷将至，妖魅逃；雷将走，妖魅卷土重来。当妖魅的力量强大时，天神雷将也无可奈何。

## 2.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妖道异僧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妖道异僧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妖道采阴补阳，追求长生；异僧淫纵放荡，恶贯满盈。他们心沉欲海，残害妇女，受到雷神的惩处，其中深含着作者戒淫戒欲之旨。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房中派道士比较酷毒，他们用采阴补阳的修炼方法，经常残害妇女。《滦阳续录》(四)中记载道教祖师实施烧金御女之术。持金管刺入妇女两臂两股肉内，“吮吸其血，颇为

酷毒。”“忽一日，狂飙陡起，黑云如墨压山顶，雷电激射，势极可怖。……俄一龙爪大如箕，于人丛中攫祖师去。霹雳一声，山谷震动，天地晦冥”，雷电惩处了残害妇女的道士，道士罪大恶极，被残害的妇女，“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sup>⑦</sup>道士淫杀过多，遭天诛雷击，被龙爪攫去。

纪昀对房中派的采补道士深恶痛绝。《槐西杂志》(四)中有这样一则笔记，道士采阴补阳，甚至对狐也要采其精气。对于道力深厚，不肯献丹的狐女，就蒸熟吃掉。“后数年，闻山东雷击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杀过度，又伏天诛欤？”<sup>⑧</sup>至于烧金御女术、采阴补阳以及其他不见天日的房中术，是道教最为阴暗的一个侧面。这些吮人膏血、妄图逾世而登仙者，对妇女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必将要受到惩罚。纪昀的这种想象，表现出对道教采补邪说的坚决否定。

纪昀对佛教中的异术也表示不满。《姑妄听之》(一)记载有个游士跟红衣番僧学得异术，能念咒摄取刚葬的女尸，再摄来狐妖淫鬼附在女尸上复活，用来侍候自己，有新的，再把旧的卖掉谋利。有一天他匆忙买船要到天目山，请高僧作道场，遭到高僧的拒绝。这个人走到半路，就被雷劈死了。这个人梦到神斥责他恶贯满盈，将受到上天的诛杀，果然受到雷神的惩罚。自古以来，那些拐卖良家妇女的恶魔，坏事做尽，令人发指。受“雷部之刑”的游士，对女尸进行蹂躏、卖钱，就是这种黑暗现实的写照。

## (三)雷击精魅及避雷法

民间传说中雷部是神妖狐鬼的执法机关，对于不法的妖魔鬼怪，雷神要追杀。《槐西杂志》(四)中记载：

族弟继先，尝宿广宁门内友人家，夜大风雨，有雷火自屋山穿过(近房脊之墙谓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诗屡用之。)如电光一掣，然墙栋皆摇。次日视其处，东西壁各一小窦，如钱大，盖雷神逐精魅贯而透也。<sup>⑨</sup>

纪昀对雷火击出的小洞进行想象，认为是雷神“雷神逐精魅贯而透也”。《滦阳消夏录》(二)说

①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104页。

②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80页。

③魏晓虹《〈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复生故事分析》，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376页。

④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25页。

⑤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283页。

⑥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53页。

⑦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549页。

⑧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53页。

⑨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43页。

“余谓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则天无雷霆之诛矣”<sup>①</sup>妖魅们都能遵守法令，那么老天爷就不会有暴雷诛杀之事。

狐之是雷，也有办法避雷劫。《如是我闻》（一）中纪昀对狐避雷劫深表怀疑：

狐避雷劫，自宋以来，见于杂说者不一。夫狐无罪坎，雷霆克期而击之，是淫刑也，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坎，何时不可以诛，而必限于某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时暂免，又何时不可以诛？乃过此一时，竟不复追理？是佚罚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又何说以解之？<sup>②</sup>

纪昀对狐避雷劫之事难以理解，“待格物穷理者详之。”

狐之依人避雷，是免遭雷劫的办法。《槐西杂志》（一）中说，山东民家有狐居数岁，一天狐说：“君虽农家，而子孝弟友，妇姑娣姒皆婉顺，恒为善神所护，故久住君家避雷劫。”<sup>③</sup>狐对有德者非常敬重，依附仁德之人避雷，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清人相信妖不胜德，纪昀持此论自然不足为奇。

《姑妄听之》（二）写狐女因避雷劫愿与人为童养媳，“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禄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为鬼神所呵护，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业，亦可以免，然善业不易修。”<sup>④</sup>狐女勤恳侍奉婆婆，免受天刑。虽然行善是有目的的，并非真心敬爱婆婆，但也受到雷神优待。这些狐女表现得特别孝顺，保持家庭和谐，直接原因是要躲避雷劫。她们从前已有道德缺陷，所以只能通过道德完善来自我拯救，否则就要遭雷劫。纪昀借此来宣传孝道是至高无上的美德。

### 三《阅微草堂笔记》中雷神故事的写作目的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雷神故事，表现出中国的雷神崇拜的民俗，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与价值取向。纪昀借神道设教来劝世，故事内容不只是民俗的简单记录，而且在故事中融入了道德内容，借题发挥，劝善惩恶。“雷神的规劝与惩罚，无非是民众坚守道德理性的依托。在人们叙述雷神故事时，重要的已不是雷神本身，而是世人通过雷神崇拜传递出的伦理思索，以及正邪、善恶、是非

等价值判断。”<sup>⑤</sup>纪昀借雷神这一民间话语，表达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使“善恶”、“是非”、“正邪”、“福祸”观念和伦理准则内化为民众的社会意识结构。从接受者角度而言，这种作品素材的选择利于向民众传达道德观念。在《阅微草堂笔记》中，雷神能辨别善恶，主持正义，击杀罪人，俨然是天刑的执行人，然而雷神种种的正义之举，已超出了纯粹的行刑范畴，雷神对世人的惩罚，是以世俗世界的伦理为标准，世俗世界中那些不忠不孝、恶贯满盈者，为世间法律所不及，人们想像出迅疾的雷神，明察秋毫，使恶人难逃其咎。雷神具有劝善惩恶的伦理作用。纪昀将雷神的故事写入笔记小说中，他相信雷神的存在，并借助雷神对人们进行伦理道德规劝。

#### On the Thunder God in *The Notes of Yuewei Cottage* WE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Thunder God in Ji Yun's *The Notes of Yuewei Cottage* shows both the folk-custom of Thunder God worship in the ancient China and the Taoism origin of the Thunder God tale. Ji Yun made the most of this folklore to disseminate the feudal orthodox ideas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moral integrity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hope of helping stabilize the society and making the good and honesty b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Ji Yun deeply felt the decline of the morality, he admonished the people through establishing religion on the basis of the divine doctrine. Seeing the cardinal guides and constant virtues were completely spoiled and the general mood of the society was getting from bad to worse, Ji Yun wanted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in morality, law, civilization and cultiv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keeping people away from evil and close to good, so as to defend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feudal rule. Ji Yun's Thunder God tale meant to make people believe the ideas that justice had a long arm and that evil would be rewarded with evil. These tales are of some feudal superstitious color. Although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m sounds rather fantastic as if coming from fable,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based on the divine doctrine can make people aware of respect, which is also an extraordinary painstaking effort to make an admonishment to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责任编辑：闫丽)

①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33页。

②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131页。

③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265页。

④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第2册，第413页。

⑤李志鸿，林国平《规训与惩罚——雷神崇拜与中国传统社会》，道教学术资讯网站，第13页。